

名师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语文出版社

黄厚江

讲语文

無情那許作名花
每傍紅牆映碧紗
多少春風吹不起
誤人間夢入南華

雁道人



卷之三

香花

香花

香花

香花



名师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语文出版社

黄厚江

讲语文

黄厚江 著

無情那許作名花
每傍紅牆映碧紗
多少春風吹不熱
誤人間夢入南華

霍道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厚江讲语文 / 黄厚江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7. 9
(名师讲语文)
ISBN 978-7-80184-939-7

I. 黄… II. 黄…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5758 号

黄厚江讲语文

黄厚江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定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黄厚江 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首批教授级中学教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苏州市教育科研带头人，苏州大学硕士生导师，南京师大语文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对中学语文教学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论文300多篇，主编、参编各级教材、教参60余种。曾应邀在全国各地举办语文教学讲座、执教公开课300多场次。《人民教育》《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等刊物先后推荐为封面人物或进行专栏介绍。

《名师讲语文》丛书

蔡 明讲语文 (2007年8月出版)

胡明道讲语文 (2007年8月出版)

李卫东讲语文 (2007年8月出版)

赵谦翔讲语文 (2007年8月出版)

程红兵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程少堂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褚树荣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邓 彤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黄厚江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李海林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李胜利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陈 军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肖家芸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严华银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尤立增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余映潮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序

在我国古代，对教师职责最权威的论断，无疑是唐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韩愈的那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那个时候，道传得深刻，业授得扎实，惑解得透彻，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便成了“名师”。到了近代，我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与从欧美、日本等国家引进的新的教育学说相互沟通、交融，对于“教师”角色的定位又有了新的更科学的认识，对于“名师”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内容和标准。

我国历来重视师道的传承关系。所谓“名师出高徒”，短短五个字，道尽了师徒关系的全部奥秘：要被承认是“名师”，必须要有实绩，必须要能用科学的、有效的方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徒”来；“名师”与“高徒”之间，前传后承，关键在一个“出”字，怎样才能“出”，怎样便不能“出”，现代教学法的精髓就在于努力探求这“出”的规律和“出”的艺术。

说到“传承”，还有个方式和渠道的问题。先秦时代，万世师表的孔子，留下了一部《论语》。世上有“课堂实录”，在中国，最早恐怕就是这部《论语》了。到20世纪，这种教学实录也还流行并有所发展。如梁启超20年代在东南大学作长篇讲演，其讲义经听讲人记录后成为了他唯一的一篇论述中学以上语文教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后来，夏丏尊、叶圣陶曾经应邀到上海广播电台就阅读和写作问题作了几次广播讲座，讲稿后经整理便成了他们合著的《阅读与写作》。这是现代传媒第一次成了传播语文教学经验的渠道，这也是现代版的“名师讲语文”之一例，那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通过课堂教学实录传播“名师讲语文”的，当推华东师大教育教授瞿葆奎领衔主编，1980年3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种以“优秀教师”“特级教师”等“名师”名义编辑出版的“教学实录”“教育文库”“名家丛书”等纷纷出版，与各种讲习活动和竞赛活动相配合，掀起了一股向“名师”学习的热潮。其中以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7月出版的“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丛书为代表，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名师”读物的基本格局。因为标明是“教学思想录”，所以每位特级教师的介绍都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特级教师”本人“夫子自道”，详尽地讲述自己对语文学科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自己从事语文教学实践的基本经验（即编者认为的“教学思想”）；





第二部分是精选一篇课堂教学实录，具体展示这位特级教师的课堂教学实况，便于读者从“实况”中进一步领会这一位特级教师是如何把自己的教学思想付诸实践的。这显然是在瞿编本“上课实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不过，“名师”具有历时性，累代“名师”，都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风貌和特色。就20世纪而言，第一代“名师”，工于文史的，就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等；第二代“名师”，就有黎锦熙、胡适、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等等；第三代“名师”，就有张志公、张中行、向锦江、冯钟芸、张毕来、刘国正等等；到了第四代“名师”，便有斯霞、于漪、霍懋征、钱梦龙、沈蕻仲、章熊、鲁元等等。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者，碍难尽述。如今是第五代、第六代了。对于这些新生代的“名师”，该怎样通过新的传媒和新的编著来传播他们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呢？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特别策划了一套《名师讲语文》丛书。其“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选录的都是新生代的语文教学“名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正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有力推进的历史阶段。在这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涌现出一批新的、在改革过程中搏浪前进并作出新贡献的教学“名师”。对于新的课程改革，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以及根据新课改精神和新课标要求实施语文教学，许多语文教师感到困惑，感到无所适从，这些新生代名师会结合自身体验给他们解惑的钥匙和指路的明灯。

二、结构新颖，内容丰满。该丛书拟出20册，每位“名师”一册，具体书名是《×××讲语文》。每册由四大板块（现今“板块理论”大流行）组成。第一大板块是“我的语文人生”。这一板块，我特别赞赏。前几天，我收到属于第四代“名师”系列的挚友福建省语文特级教师陈日亮先生的一部新著，书名赫然是《我即语文》！他认为语文教师，除了会教语文以外，他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在语文运用方面堪为典范，语文教师的人生应该是与语文结缘的一生。这大概就是语文出版社诸公此番策划《名师讲语文》时设计第一讲为“我的语文人生”的根本意图。第二大板块是“我的语文理念”。新一轮课改十分重视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那么，新生代的“名师”讲一讲自己的“语文理念”，讲一讲自己对语文和语文教学的认识，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大板块是“我的语文实践”，就是以实录的形式呈现原生态的课堂教学过程和内容，再加上主讲者自己的“反思性和说明性”文字，这就同瞿编本和苏教本又有所不同了。更具新意的是第四大板块“我的教学语录”，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实录”“文库”“丛书”都没有的，就是新生代的名师，以条目的形式汇集自己富有个性色彩的教学言论。我希望这些语录，至少主要部分应该说得既符合语文和语文教学规律，又确实确实富有个性色彩。

我们期待这套新的丛书能以新世纪特有的风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顾黄初

2007年5月22日于扬州瘦西湖畔

目 录

我的语文人生

从田野中一路走来·····	(1)
成长,从课堂开始·····	(3)
不断拓展思想的天空·····	(5)
始终站在坚实的土地上·····	(7)
平生常愧读书少·····	(8)
踩着大师们的脚印前行·····	(11)

我的语文理念

从语言习得的特点看语文教学的科学化·····	(14)
语文到底是什么样的“工具”?·····	(17)
语文课程人文性的基本内涵·····	(21)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两性”“统一”·····	(24)
“课改”是“改革”,不是“革命”·····	(27)
语文教学的教材观、知识观、训练观、过程观·····	(29)
教科书的创造性使用·····	(43)
语文课堂教学的四个原则·····	(47)
语文课堂教学的基本逻辑·····	(59)
语文课的“三味”和“诗意”·····	(64)
新课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课?·····	(67)
目标:有无之间的艺术·····	(69)
主体融合:语文课堂教学的真正追求·····	(71)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教师能做什么?·····	(74)
“问题教学”的问题处理·····	(78)
计算机辅助手段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81)
和学生同享阅读的快乐·····	(84)
阅读教学中文本的处置·····	(87)

阅读教学的“读”	(89)
想象中的阅读和阅读中的想象	(91)
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分析	(93)
新课程理念下的文言文教学	(94)
整合式阅读的常见形式及运用	(98)
选修课教学的基本特点及需要防止的几种倾向	(101)
语文教科书三种组元方式的利弊及其对教学的要求	(104)
中学作文教学的基本定位	(109)
对作文教学新理念的辩证解读	(113)
让学生成为作文的主人	(119)
作文教学要作用于学生的写作过程	(122)
作文评讲的基本形式及要求	(125)
从审美心理看作文教学的美育功能	(129)
读写结合的一般方式及要求	(133)
高考作文：该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135)
引导学生写平平常常的好文章	(137)

我的语文实践

《阿房宫赋》教学实录	(140)
《江南的冬景》《西地平线上》课堂实录	(154)
《装在套子里的人》教学实录	(165)
《谏太宗十思疏》教学实录	(172)
《季氏将伐颛臾》教学实录	(178)
《黔之驴》课堂实录	(183)
《写出人物的个性》教学实录	(188)
放飞诗情——诗歌写作指导的一次尝试	(195)
失衡的天平——《守财奴》教学的一个镜头	(198)
双向阅读探究质疑——我教《群英会蒋干中计》	(199)
一个“冤”字探到底——我教《窦娥冤》	(203)
整体把握 分合比较——我教《包身工》	(206)

我的教学语录

我的教学语录	(209)
附：答南师大调查问卷	(211)

从田野中一路走来

我的心中始终镌刻着这样一个画面：夕阳西下，一条窄窄的田埂小路上走着一个孩子，他正向着远在几十里外的家走去，一小步也许只跨出不足一尺，可他从容地向前走着……

这个孩子就是我。

命定的孩子王

有句老话说：“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而我似乎天生是做教师的命。

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至今和别人说到儿时的我，仍要用自豪的语气告诉别人我八岁做小先生的事。——在我读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时候，两个不同年级的班级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在教其中一个班级时，另一个班级就由一个学生负责，这个学生叫“小先生”。在那三年里，我就是这样的角色。

然而，命运似乎不准备给我一个真正做教师的机会。高中毕业，回到家乡，我只能丢掉幻想，死心塌地做一个农民。那几年，我是生产队里干农活的好手。插秧的季节，我挑着两桶沉甸甸的河泥，摇摇摆摆地赤脚走在一足宽的泥泞的田埂上；暴热的天气，我挥汗如雨地挑着二百多斤的稻把，在晒得发烫的泥路上赤脚奔走；蚊虫飞舞的夜晚，我和同伴们为了一碗米饭，在脱粒机的隆隆轰鸣和飞舞的灰尘之中，干着别人不愿意干的重活；寒风凛冽的冬天，我在黄海滩头用皸裂的手，割着长满刺的荆棘……

如儿时一样，这期间我还是一个“孩子王”。那时，农村里跟我一样的回乡知青很多，大家除了上工干活，就没有多少事干，于是空闲时间就都聚在一起。儿时的我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仗义，爽直，为朋友两肋插刀，也常常因此闯祸。读小学的时候，几乎天天有人到我家告状。这些时候，我自然地成了他们的头儿，颠倒着先后为他们讲“三国”的故事，带领他们在打谷场打拳摔跤……

在我逐渐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不知道会走什么路的时候，邓小平改变了我的命运。当一个兄弟告诉我“个个都可以考大学”时，我知道改变命运的时机到了。但像别人那样放弃挣工分进学校复习或停工在家里复习，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也是我不愿意的。于是，我就利用上工休息和晚上的时间看书复习。

那时，哥哥已经结婚，我住在厨房一头接上的一间小屋里。父亲在泥墙上掏一个洞，用墨水瓶做了一个油灯，放在洞里给我照明。

幸运的是，命运成全了我。尽管只考了一个师范的语文班，然而我终于又坐到了学校的教室里。

我总感到儿时的“孩子王”经历，对我以后的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是非常有益的。它使我和学生的沟通更加容易，尤其是所谓后进生以及那些别人认为调皮得无法对付的学生，和我似乎有天生的缘分。

为生存的努力

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一个只有 28 亩地、28 个员工、6 个班级的乡村中学。这长满荒草的校园使许多人叹息连连，但对我来说，它总比我在黄河滩头割荆棘时住的工棚好多了。我安下心来要做一个学生欢迎、家长放心、领导信任的教师。和许多同龄人比，真是惭愧，我的理想太卑微了，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要改变这并不美好的现实，想到的只是适应它，端好这个许多人瞧不起，也有许多人羡慕的饭碗。

但即使对照自己这样的理想，我也是并不具备条件的。因为我的所谓大学，就是在的一所中等师范的分校读了不到两年书，老师大多是刚刚从中学抽调过来的。记得古代汉语是从《狼》的学习开始的。于是，我走的第一步路就是设法提高自己。我反复研究教材，常常是一个人关起门来读课本，一遍又一遍，只要能找到的参考书，都找来看。按当时的理解，一个教师的主要功夫就是语法、文言文和写作。至于写作，我当时仍在做着自小就有的作家梦，不仅写日记，还写诗，写小说，至今家里的小木箱中还有满满一箱子的旧稿子。当时感到最缺乏的是语法和文言文，于是我就花了很多时间给自己“补差”，语法书看了不下十种。早读晚自习，学生读书我也读书。星期天，我常常拿着书本在乡间的小路上边走边读。后来，社会上有了不少函授学校，我也不管它有没有文凭，便报了《山西青年》的函授学校。1982 年我以中师的学历，直接考取了扬州师范学院的本科学函授。尽管仍是以自学为主，但毕竟是按照大学的课程比较系统地学了一遍。应该说，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我大体上解决了最基本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对课堂教学似乎也有了一点感觉，很受学生的欢迎。甚至有几个调皮的学生私下里约定：“老黄上课，我们不闹。”尤其是我带的班考试成绩长年领先，使我赢得了学校领导和家长的肯定。在乡下中学工作时，我率领学生们破了这所学校应届生没有考上过大学的记录，语文成绩更是在全校领先，而且超过了许多县重点中学。来到省重点中学以后，对学生的考试成绩，我更是不敢懈怠。校长在大会上说：“升学率是学校的生命；千说万说，升学率高，才有话可说。”在这所学



校，许多老师其实是不错的老师，但由于带的班考试成绩不好，在家长的压力下被“留”了“级”；由于学生成绩不理想，被学校“下放”（赶到乡下学校）的老师也不是一个两个。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了生存，我不能不把浑身解数用在课堂上，用在学生身上。在这样的学校，教学研究并不被看重，考试成绩是绝对第一位的。每次考试保留两位小数的统计，决定了你在学校的位置。有一位对数学研究很有成就的老师就教不到高三，迟迟评不上高级教师，只好无奈地到另外一所学校去了。而我坚持搞一点教学研究，而没因此受牵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教的班级始终考得很好。在这所学校工作的十三年，毫不吹嘘地说，我带的班级，我教的学科，在全年级几乎一直是第一，有时候是大幅度领先，高考时不仅在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而且常常超过生源更好、层次更高的重点中学。

成长，从课堂开始

1980年我中师毕业分配到一个离县城几十里路的乡村中学，学校很小，消息十分闭塞，自然没有什么教研的氛围，甚至从没听说过教研这回事。大家都是照着教参上课，能把教参上的内容都理解了，能让学生都听懂了，那就是好教师。

尽管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一直是班级里的“小先生”，但由于种种原因，1978年高考时，我的志愿没有一个是师范。因为第一志愿海运学院的身体复检和政审没有过关，所以开始的几批录取都被耽搁了，最后因为分数还比较高，被录取进了师范学校。

我既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又是一个不安于现实的人。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在这乡村中学做一个教师的命运，我能做的就是把课上好，做一个学生欢迎、家长放心、领导信任、同行认可的好教师。

学校里平行班级才两个，一般由一个教师担任，自然不可能有今天的所谓集体备课。教研组一两个月开一次会，不是政治学习和评救济金，就是评先进，发展党员，业务活动几乎没有。我读了两年师范，学的几乎都是中学内容，汉语拼音则是小学水平，自然不会有什么教学法之类的课程。语文课到底该怎么上呢？什么样的课才叫好课？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主要就是听学生的反映，学生喜欢我就高兴，学生说好我就坚持。同班同学中有几个分配的学校比较近，我们就每周聚会一次，大家轮流坐庄，轮到的同学既要上一节课让大家评议，又要招待大家喝一顿一元二角钱一瓶的二曲酒。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同学的学校听课，他的一个年轻同事也参加我们的活动，评议时和我意见不合，他激将道：“你上一节给大家听听，如何？”年



轻气盛的我居然真的上了一节课，至于好还是不好，已没有多大印象。在这种有点沙龙味道的活动中，我对语文课似乎越来越有感觉，学生也越来越喜欢。

谁也没有想到，就这样近乎盲目的摸索为我带来了改变一生的机遇。

那一年，县里的教研室组织优质课评比，一层一级筛选，竞争还真激烈。自己也没有想到，我连续在学校、乡镇、片（由几个乡镇组成）中一路夺得第一，最后参加县里的决赛，又获得一等奖第一名。一年后我又获得大市第一名，参加省首届语文优质课比赛，据说因普通话不够好只获得二等奖，但却使我大有收获。应该说我能从偏僻的乡村中学调进城里的省重点中学，1988年首次职称评审，就被破格评为中学一级教师，1992年被破格评为中学高级，乃至1998年成为江苏省特级教师都不能说与这没有关系。

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省里上课获得好评，市内外许多学校都请我去上课。所在的县，几乎每个乡镇我都去过，外县市请去的也不少。前前后后，上过的公开课有100多节吧。当然，有成功，也有失败，有享受，也有尴尬；但收获是巨大的，成长是显著的。有一段时间，人们狠批公开课的虚假，大有让公开课“下课”的趋势，我专门撰文为公开课正名。我公开承认，我是公开课的既得利益者，当然这绝不是指上文所说的那些实惠，而是指自己在执教公开课的过程中和听别人评议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巨大收获。从那时开始，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我觉得自己才算“入门”了，也入迷了。

我实在记不清我听过多少公开课，而使我得益最多的是那些名师的课。于漪、钱梦龙、宁鸿彬、魏书生等老师的课我都听过，有的还不止听过一节。不仅听课，我还读他们的教学实录，读他们关于课堂教学艺术的文章，读他们的专著。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思想录·语文卷》我不止读过一遍。使我收益最大的，是钱梦龙先生灵活机智的引导和行云流水的课堂节奏，宁鸿彬先生对教材智慧的处理以及具有创造性的教学思路。说到这些，不能不提到当时的县教研员，我语文教学的启蒙老师——丁如愚先生。多少次，在我上课前，他对我进行具体的指导；多少次，在听了我的课后，他引导我作深入的反思和分析……“要有追求，又不能脱离实际；要灵活，更要有效；要敢于创新，又要脚踏实地。”他朴实的告诫至今时时在我耳边响起。

正是他们，使我感受到语文教学的无穷魅力，把我的心永远和语文教学系在了一起。于是我置整整一木箱的退稿和很多文学刊物编辑的鼓励于不顾，放弃了从小就有的做一个作家的理想，移情别恋，把所有的心血倾注在语文教学，尤其是课堂教学之上。这其中自然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期盼和迷惘，也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著和付出，当然也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喜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我就提出了语文课堂教学优化的和谐原则、适度原则、整体原则和节奏原则，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语文课堂教学艺术的论文；更

重要的是，我自己的语文课堂教学得到了质的提升，我对语文教学的规律有了初步的把握，为后来的思考和发展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不断拓展思想的天空

有人归纳了我 20 多年教学历程里的许多个“三”：

工作的三个学校：最普通的乡村中学——一般省重点——全国著名中学；

关注的三个重点：考试的成绩——课堂教学的艺术——语文学科的使命；

教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专业知识和教学内容研究——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研究——语文学科课程研究；

语文教学研究的三个目的：为生存——为发展——为热爱的事业。

关注的角度不同，都有一定道理，而融于其中的，是我一直在努力拓展思想的天空。记得 1985 年我在《中学文科》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谈的是关于课堂教学“追问艺术”的问题。现在想来，这便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开头。20 多年来，我走过的道路，其实就是对语文教学不断追问的过程。

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但我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连接理想和现实的，就是我的思想。我始终在追问的是：语文的理想是什么？什么样的语文教学是理想的语文境界？和许多人不同的是，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我只是一个浪漫的现实主义者，只是一个带着枷锁的舞者。

在我工作的前两个学校，分数的地位之高，不在其中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期中、期末考试都是背对背命题，背对背阅卷，均分统计一律保留两位小数，算出均分，分出正负，排出名次。凡是所带班级分数在均分以下的，便要参加分析会。大概由于我的身份有些特殊，抓教学的校长说：“黄厚江比大家高 5 分，是应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超脱么？我不能。我不得不委屈自己和学生做一些本不想做的事情，但我不甘心只是靠加大题目的量，增加上课的时间，把所有课都变成习题课来提高分数。我想做的，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一条折中的路。

但我不能满足于此，我要为自己的思想寻求更大的空间，我要让自己的实践更接近理想的境界。1999 年，当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亲自将电话打到我家里时，我为这位校长的诚意和气度，为这所曾拥有一大批大师（从这里走出几十位院士），有近千年渊源和丰厚文化积淀，尤其是有着宽松环境能包容不同教学个性，不把升学率作为唯一追求的学校动心了。于是不惜背起忘恩负义的骂名，离开了故乡的那所学校。于是，我得以关注更广泛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我也终于窥到了



语文教学更瑰丽的堂奥。

我的思想大多来自教学的实践。在教学实践中，有一点收获，有一点疑惑，有一点感受，我都不会放过。甚至在课堂上，在和别人谈话的过程中，我也会随时记录下脑海中闪过的一点思想的灵光。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一沓沓记录着零星字句的小纸条。曾有许多年轻老师问我：“黄老师，你写的许多东西，我们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可为什么总是写不出、想不深呢？”我的做法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思想，哪怕是一点感觉，然后不断地孵化它们。在读书中，在教学中，在各种活动中，在听取别人意见的时候，反复地进行琢磨，或许会否定它，或许会抛弃它，但更多的是使它逐渐成熟，逐渐深刻。

很多时候，我的所谓思想也是被逼出来的。还是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丁如愚先生组织了一个全县的语文教学活动中，让我作一个语文教学的讲座。接到这个任务，我实在吃了一惊。因为自己也就是一个才教了几年书的年轻教师，不过上过几节公开课而已。但是，我没有退缩。我首先梳理自己对语文教学的思考，尤其是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又认真研究了一些名师的经典课堂教学。没有想到，题为“语文课堂教学优化的基本原则”的讲座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后来关于语文课堂教学的一系列文章，尤其是“和谐原则、适度原则、整体原则和节奏原则”的提出，都是以这次讲座为基础的。倘若没有这次讲座，我的关于语文课堂的这些思想很有可能就会萎缩。

我的思考也常常从自己的困惑出发。有一段时间，语文教学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语文教学效率低下”近乎是一致的结论。在这喧嚣的讨伐和争论中，我想的问题是：评价效率，应该有个标尺；没有标尺，如何定是非？而长期以来，语文教学没有标尺。倘若语文教学要有一个标尺，这个标尺应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说，语文教学真的效率很低，那么原因在哪里？什么是科学化的语文教学呢？语文教学的科学化应该如何体现呢？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之后，我撰写了《语文学科亟须建立一个科学的效率标准》《课堂教学要突出学生学的过程》《从语文学科的特点看语文教学的科学化》等论文。这些发表在课程改革启动之前的论文，其观点和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理念完全一致。

新的课程改革为我思想的拓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我应邀参加了苏教版、语文版国标本初中语文教材以及苏教版国标本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有机会参加了关于高中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的座谈会和许多有关的活动，结识了许多全国著名的专家，听到了许多闪烁着思想光芒的见解，使我对语文学科的关注更为广泛，思考也更深入。尤其是在各地讲座时，和老师们的对话，使我对新课程的具体实施有了很多更深刻的认识。在学习新理念、新理论的过程中，在参与各类教学研究活动和教材编写等活动中，我时时磨砺自己的思想，并把自己的思想付诸教学的实践和教学研究活动的实践。



始终站在坚实的土地上

有一个了解禅的老者对我说过，禅宗有两大流派：一派认为有慧根的人方可入禅，一派认为芸芸众生皆可得法；一派强调顿悟，一派主张渐悟。如果真有这样的说法，我大概是属于后者。倘若语文教学的研究也有所谓的不同流派和方法，我是属于“田野研究”的一类，是在实践和思考中逐渐悟得的一种方法。

无论思考什么问题，无论遇到什么新鲜的说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在课堂中怎么体现？这在日常教学中能不能做到？这对实际的教学到底有没有效果？所以对一些时髦的东西，我接受得比较慢，从不跟风，甚至会唱几句反调。记得“新概念作文”要掀起一场“作文教学的革命”的时候，我怀有疑问：“新概念作文”除了提出一个“新概念”，从写作的规律、从作文教学的角度看到底有哪些新东西？在有人大唱作文可以没有主题、作文应该淡化审题和文体的时候，我著文说“偏题仍是作文最大的失误”“作文要强化文体意识”“文章立意当求高”；当有人提出网络作文的概念，以为网络将是作文教学的救世主的时候，我说这就像毛笔换成了钢笔，但如果没有对生活的关注，没有真情实感，没有自己的思想，作文仍然写不好；当有人陶醉于多媒体的声色之中，以为唱歌、画画、看电视就是新课程的语文课时，我说这些充其量是语文教学的化妆品，而真正漂亮的女人从来不依靠化妆。

我从不由于任何原因而否定对考试成绩的应有重视。理由很简单，如果你是父母，你愿意把孩子放到一个据说理念很新但考试成绩很差的班上去吗？我不会。我总认为：一个教师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唯一追求，是可怜的；但因为未必科学的所谓改革，因为未必正确的理念而置学生的成绩于不顾，则是自私的失职。我不仅这样要求自己，而且在文章中、在演讲中，直言不讳让学生考好是一个教师的基本职责。新的课程改革以后，我依然这样认为。新的课程改革没有也无法否定考试，如果以为新的课程改革必须以让学生考得差为前提，这肯定是对新课改的误解；准确理解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按照语文学科的规律去教学，绝不会考差。曲解新课程理念，不按规律教学，自身功底不够，该花的工夫不花，考差了，责任全在自己。需要重申的是，这绝不是赞颂、肯定唯考试是求的语文教学，也不是无视有些试卷中荒唐得除命题人谁也回答不正确的问题。意思很明白：理想的语文教学不把考试作为唯一的追求，但又能够经得住应有的考试。在考试评价也在不断改革的今天，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我尤其崇尚思想和实践相统一：不能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能嘴里说